

關於一個展覽的「純真童心」

文——林佩蓉 研究典藏組

圖——江蕙如、陳又凌、國立臺灣文學館

“

展覽也像是一本書，這是以兒童文學為元素、架構的文本，向大家傳遞「純真童心」，在時間的流動、歷史的河裡，展現臺灣兒童文學的可貴價值。

”

展覽
與活動

用一場展覽，讓大小孩體驗文學、黏住腳步

如何用一場展覽，黏住兒童與大人的腳步？這一次我們以「純真童心」為名帶入資深作家的生命故事，與他們一起留住三、四十年來累積的文學作品，讓大小腳步走進這些文字與圖畫時，有共同的話題，然後一起停下來、坐下來、完成一些事。

文學需要體驗，展覽需要黏著，以兒童文學為主題的展示，希望拉近文學與民眾之間的距離，內容的呈現，就不再將一排又一排的文字塞入參訪者的腦海裡，而以圖畫及遊戲、拼圖、動畫留住他們的眼光，在這個展覽前，我們想到了「玩」字，然後再由玩推入以1930年代之前出生的作家及其作品，於是產出31位作家，將近100本的文本。

世界最大的距離，是精彩的就在眼前卻無法被看見

籌劃過程中，特別參訪了小學生創意動畫的成果發表會，令人驚奇的聲光技術，在孩子手掌下的滑鼠流暢的展示，然而仔細觀察這些孩子所使用的元素，也就是他們所講述的故事主角，四次元的成分居多，其次是迪士尼、皮克斯等動物群星與模特兒們，令人不禁憂愁

與困惑，當時手上正拿著臺文館剛出版的《臺灣兒童文學叢書》繪本，隨手翻開《雪地和雪泥》，裡面雪白的狗，正熱情地跟我打招呼。

孩子的兒童文學記憶裡，留有什麼？或正在累積什麼？動漫充斥的當前，美國、日本卡通的長期優勢，就連繪本，都能以「千年傳統，全心感受」新瓶裝舊酒的方式，不斷攻佔兒童繪本市場，學校老師、家庭家長、電視節目、網路平臺，買什麼、讀什



雪地，圖取自《雪地和雪泥》，繪者江蕙如。



月，圖取自《西北雨》，繪者陳又凌。

麼、演什麼、賣什麼，孩子就會接受到什麼，常常在想，臺灣有這麼多人努力地寫故事、寫詩，用一甲子的時間，從小孩變成阿公阿嬤；有這麼多優秀的繪者在繪畫，他們在世界的舞臺上發光發熱。但這些文本、插圖，擺放在書局的架子上，卻總是被輕輕浮掠而過，不著痕跡。

在孩子的動漫世界裡，如何為他們召喚在臺灣土生土長的歷史記憶？在展場的31位作家中，鄭明進與劉興欽，多數人知道他們能畫，較鮮為人知的是他們能寫，其中劉興欽以漫畫見長，他的《機器人》系列在現今讀來仍是津津有味，我們從中去感受時代在文字與圖畫間所流動的痕跡，是否能夠領會從臺灣兒童文學的過去與現在的發展，未來的確可以不再需要國外繪本的強力「陪襯」。

手感，展覽不可缺少的溫度

「寫在黑板上的字，是經過考試的喔」，一筆一畫刻出端正的字，作家黃郁文不急不緩地說。在「純真童心」的展覽中，值得一提的，仍是臺文館所典藏的作者真跡。我們當然也會想著，有多少人願意駐留，花一些時間去閱讀裡面的每件文物。在展場中我們因為設置了beacon，可以利用「蹦世界」所提供的後端平臺進行數據的收集與分析，很快的就能以數據進行參訪行為的研究。然而無論解析出來的成果如何，哪怕每週只有少數的人願意花少量的時間，停留在典藏文物前，就無法抹滅，一個事實，手稿所傳遞的溫度，一直存在。

展覽也像是一本書，這是以兒童文學為元素、架構的文本，向大家傳遞「純真童心」，在時間的流動、歷史的河裡，展現臺灣兒童文學的可貴價值。☒



劉興欽老師與《小學生畫刊》，封面即是他的作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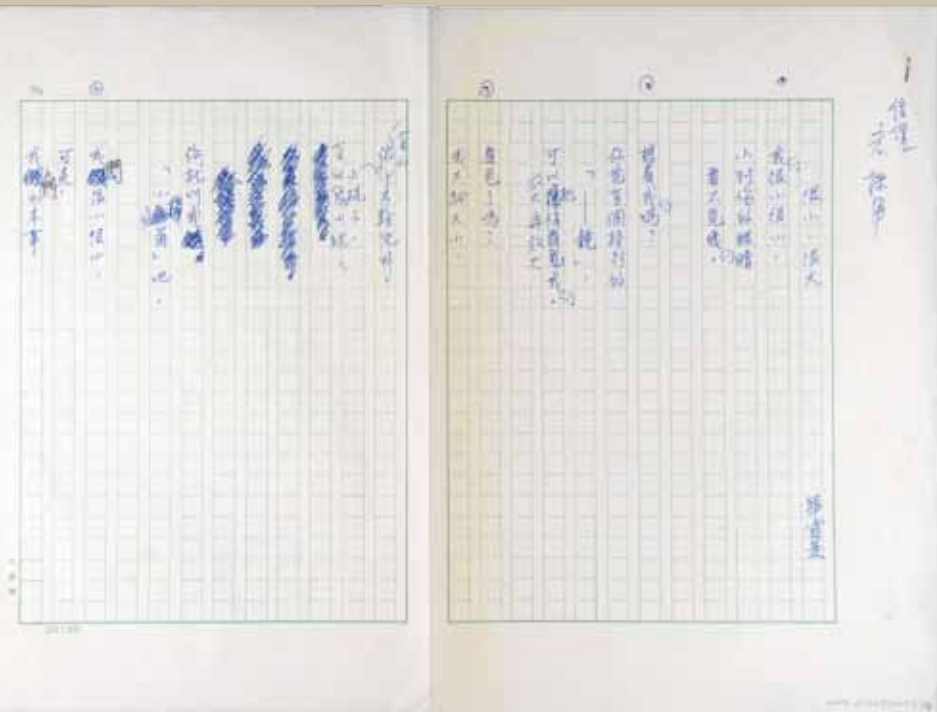
《機器人大決戰》。



《機器人捉老虎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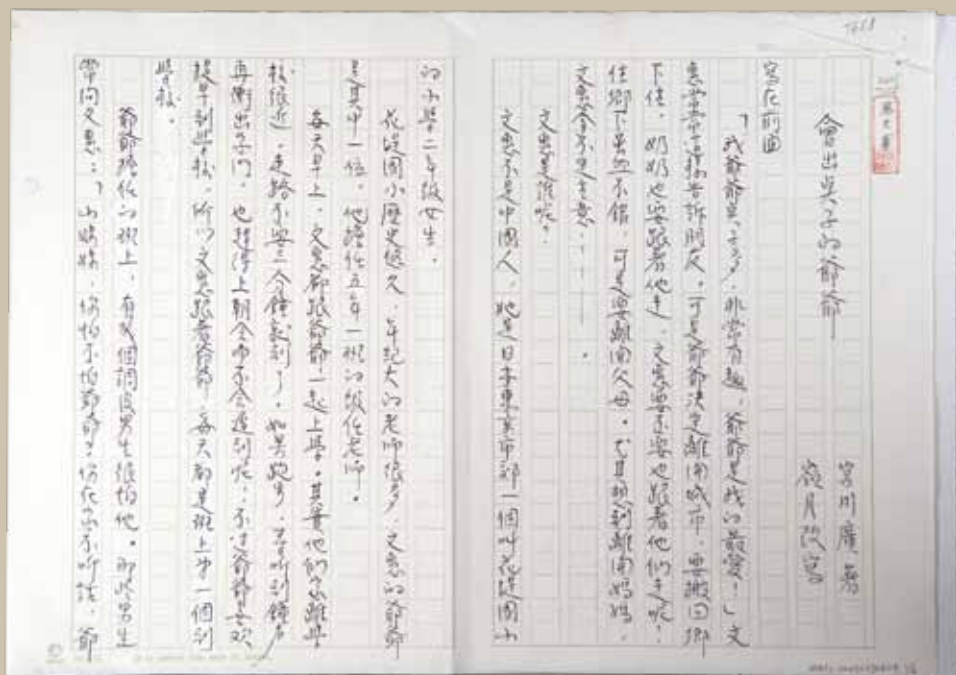
華霞菱，〈很小·很大〉

華霞菱慣常以簡單的文字、疊句的用法，描述很小的「小病菌」有很大的破壞力，很小與很大之間的橋樑就是「變」字：小病菌可以一個變兩個、兩個變四個……讓爸爸媽媽著急、害怕的，就是從很小變很大，發生在小朋友身上的病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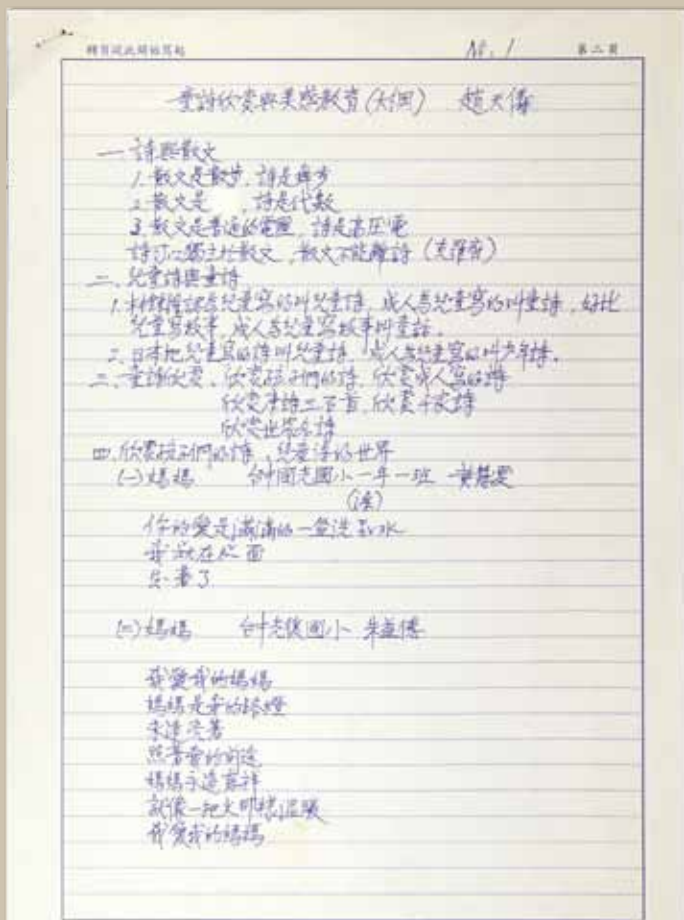
嶺月，〈會出點子的爺爺〉

嶺月改寫日本作家宮川廣的兒童故事。講述小學二年級的文惠與擔任教職的爺爺，一起生活的故事。點子多的爺爺每天都能變出許多有趣的故事，文惠是個快樂的孩子，直到爺爺必須回到鄉下，文惠該如何選擇？繼續留在熟悉的地方還是跟著爺爺到鄉下呢？



黃郁文，〈麻雀物語〉

黃郁文的作品中總是充滿科普研究，從校長退休後投入自然科學教育。在作品產出之前，黃郁文仔細研究了麻雀的種類及生活習性。這是他一貫的寫作態度及精神。



趙天儀，〈童詩欣賞與美感教育(大綱)〉

趙天儀的教學筆記，仔細地謄寫兒童的現代詩後，予以分析，包括林鍾隆對童詩的區分方式，如作者是兒童或是成人，對於童詩的定義就有不同。此外欣賞童詩的同時，也當閱讀其他詩作，才能培養批評與分析的能力。